



外国人在中国丛书



两个半球 的结合

◎ [中国] 侯蕾 [美国] 查理 / 著



⊕ 外文出版社

两个半球的结合

◎ [中国] 侯蕾 [美国] 查理 / 著



⊗ 外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两个半球的结合 / 侯蕾, (美) 查理著,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05

(外国人在中国)

ISBN 7-119-03837-0

I. 两... II. ①侯... ②查...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11561号

外文出版社网址:

<http://www.flp.com.cn>

外文出版社电子信箱:

info@flp.com.cn

sales@flp.com.cn

两个半球的结合

作 者 (中国) 侯蕾

(美国) 查理

责任编辑 胡开敏

封面设计 鲁 冰

出版发行 外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 68320579 (总编室)
(010) 68329514/68327211 (推广发行部)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 外文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24 开 字 数 150 千字

印 张 7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装

书 号 ISBN 7-119-03837-0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1. 从旧金山到北京 2

2. 婚礼 9

3. 最快乐的一天 17

4. 遭遇车祸 26

5. 我的母亲 29

6. 我的父亲 32

7. 求医之路 36

8. 永远的他 42

9. 我的工作哪儿去了 46

10. 从不寂寞的时光 50

11. 我的第一节课 53

12. 在满洲里的日子 56

13. 时装店 61



目录

14. 网恋	64
15. 我所知道的查理	82
16. 我所知道的美国	93
17. 查理突然“失踪”	101
18. 艰难的融合	104
19. 我的秘密	112
20. 独立	116
21. 办学中的苦与乐	120
22. 无奈的旅游	130
23. 发往查理家乡的报道	138
24. 被媒体关注的日子	154
25. 远方的路	162



一架由美国旧金山飞抵北京的国际民航班机徐徐降落。在走下舷梯的人群中驶出一辆绿色的轮椅车。上面坐着美国人查尔斯·比恩（简称查理）。他约40多岁，英俊健朗，一下飞机，便睁着一双深邃的大眼睛四处张望。他是专程飞来中国会见他在网上已交流一年之久的女友侯蕾并与她完婚的。

远远的他一眼就看到了等在候机厅门口的侯蕾，坐在轮椅上的她手捧鲜花，比照片上还要漂亮许多。与此同时，侯蕾的家人热情地迎向他，互相问候之后，两双手终于握在了一起。

他俩的“定格”在机场引来了众人的关注。瞬间，两辆轮椅车在素不相识的朋友的簇拥下，走出了机场。

夜间，在北京的宾馆安顿妥当之后，侯蕾和查理都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查理：好像前世约定，又像今生有缘，这个昔日出现在网上的人终于真真实实地出现在我的生活里，简直难以置信！

侯蕾：想起当初我给他发的第一封E-mail，想起这些年来生活中的变化和起伏，恍若隔世。



侯蕾和查理机场一幕

从旧金山到北京



1999年6月4日，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查理在上飞机前给我发来 E-mail:

亲爱的，马上就要见面了，我乘6月2日从旧金山飞往北京的波音757飞机到达中国北京，到那时，让我们真诚的等待凝固成紧紧的拥抱。

你的查理。

飞机于11点20分从旧金山起飞，迎着萧瑟的秋风把遍地碎金的旧金山抛到了蓝天里，查理就要到中国了！

在来北京之前，我在网上查找北京的价格不太贵的一些涉外宾馆，找来找去，所有的涉外宾馆都是三星以上，房间价格自然不菲。最后，经过仔细斟酌，选了一个二星级的宾馆。看它的简介及外观还算过得去，房价每天160元，我通过网络预定了3个房间。

我们一家乘火车说说笑笑到了北京。

到了宾馆才发现一切都不如我们想像的那样尽如人意，房间很旧，洗漱条件不好，进出又有台阶，没有坡形的滑道。于是我们放下行李就去找其它的宾馆，我们看了几个涉外宾馆，都是300元以上一天的房间，而且也不是很方便。最后我们只好又回到了那个宾馆。

天已经朦朦黑了，接机的时间快到了，我们决定就暂时住下来。

我们包下了宾馆的面包车，开往北京机场。北京的夜色很美，但我根本无心去看，想着一见面他第一句对我说什么？我会对他说什么？他会不会离我想像中的他太远。不管怎样，他的到来一定会对我的生活有所改变。

汽车在机场的停车场停下来，我才把我的思绪拉了回来，拿着一束鲜花被家人簇拥着走进了机场的候机厅。

由于我们到的比较早，在期待和揣测中，时间过得特别慢。于是我一个人在机场里面转来转去。好不容易到了10点45分，突然“叮咚”一声，便听到空姐甜甜的声音：“从美国旧金山飞往中国北京的CA5995航班晚点20分钟，到港时间为11点30分。”短短的20分钟，但感觉是那么的漫长。

飞机终于平稳降落了，这时，接机的人都一起涌向出机口，等待着自己要接的人。因为这班飞机先停上海，所以机上的人已经下了很多，加上又是深夜，其他航班都走得差不多了，因此机场里面空荡荡的，就这样还是有些人不经意的要多看我两眼，我想他们大概纳闷：这个坐轮椅的女孩儿在机场已经游荡了两个多小时了，现在终于等在出站口了，接谁呢？一分，两分，十分钟，二十分钟，半个小时过去了，仍没有一个人从飞机上下来。



这飞机怎么了？怎么还没有人下来呢？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急切中许多人都在胡乱猜测着。

半个小时之后，从飞机上走下一位中国人，他向所有接机的人说，飞机上的传送带卡住了，请接机的人不要着急。

终于看到陆陆续续地有人从里面走出来了，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一个，两个，十个，二十个。我的注意力百分之百的集中在传送带的旁边，终于飞机上的人差不多都下完了，我才看见查理坐着轮椅被服务人员推着出来了，他穿着一件蓝色的衬衣，上面有很多星星，像美国国旗的图案。我一眼就认出了他！

这时，一位空姐走到我们面前问：

“请问有没有人接一位坐轮椅的客人？”她指着远处的查理。

“我们就是来接他的！”妈妈替我回答了她。

“马上就出来了，现在在拿行李。”查理换上了自己的轮椅，被一些人簇拥着推到了我们的面前。

真正和他只有咫尺之遥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是该和他打招呼，还是和他微笑，我好似



在王府井大街



愣在那里一样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看着我，直接、热情，我却躲躲闪闪。

还是弟弟打破了这种局面，他拿着那束早已准备好的鲜花献给了查理，并问候他好。查理很高兴很兴奋地又把鲜花献给了我。

他说只有我这样既漂亮又能干的中国姑娘才配拥有这样美丽的鲜花。

我们面对面地沉默了一会儿，这时，我才发现他的身子看起来有些歪，头发也是灰白的。虽然他的脸长得不错，看起来很年轻，但终归是一个活生生的坐在轮椅上的人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一时不知怎样应对。

“这个给你。”

查理的话打断了我的思绪。只见他把他的大包打开，从中拿出一个小包，打开，向我介绍了一番，里面装的都是他的重要的证件、证明、护照、现金及重要物品，他清点完毕，把这些重要的东西都给了我，并告诉我，他已经把他交给我了，这些重要的东西都由我来保管，他才放心。

他的诚实和直率让我感动，我很腼腆地接过他的东西，心里觉得很幸福，也很沉，这是一种信任，也是一种责任。

我来不及多想，周围的人及家人便“咔嚓、咔嚓”地给我俩照相，我们初次见面，显得有些不自在，照了几张就走出候车厅上车了。

一路上，查理一直都很兴奋，看着窗外，东瞧瞧，西看看，眼睛不够用一样。北京的夜色是五彩斑斓的。各建筑物大型广告牌上的霓虹灯闪烁闪烁，分外耀眼，各种射灯将高耸的建筑物照得辉煌耀眼，加之路上车流如水，街灯如流，夜色笼罩下的北京城似乎比白天更耀眼，更亮丽，更神秘。

查理的眼神一直在窗外，偶尔回过头来问我几个问题，还不时地自问自答。例如北京像旧金山一样美丽；中国的首都太宏伟了；真没想到北京比我想像中还要大还要好。我不时地应和着他，给他解释一些问题。然而我的心思全然不在北京的夜景上，而是在他的身上，我总觉得，真的到了一起，又突然觉得陌生了。看得出，他并没有这种陌生的感觉，而好像是盼望已久终于到家的感觉。

回到宾馆，已是凌晨2点，我们把事先准备好的晚餐端到查理面前，有饺子、快餐、盒饭等，面对中国人的好客，查理只能是客随主便，加之爸爸妈妈又不断给他夹菜，弄得他非常不好意思，夹什么吃什么，也顾不得爱吃不爱吃了。这种时候，总要表现好一点。

家人都去休息了，我和他面对面地坐着，才敢直率地、毫无顾忌地直视着他，直到这时我才发现他灰绿色的眼睛真诚得如一湖秋水，里面溶满炽热的情感，那脉脉的眼神好似溶化了我一样，他用他婉转的英文，流畅的思维，真挚的情感，让我又回到了网上那热烈而纯情



的氛围，我又觉得他除了坐相差点外，其他都很好。我们相互诉说着自己的感觉，投入地享受着似乎是久别重逢的喜悦，真正地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临分别时，他又左翻右翻，似乎是在找什么重要的东西，递到我手里我才发现，是他身上所有的美金。

查理对我选择的宾馆极不满意，这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因为宾馆门前有台阶，客房的卫生间也有一个台阶，这对于坐轮椅的人来说是极不方便的。在美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任何地方都方便残疾人出入。对我来说，一直在爸爸妈妈的身边生活，有什么不方便，比如爬楼梯，他们都会帮助我，我也会理所应当接受他们的帮助，而对查理来说这却是十分严重的问题，因为这影响到了他的独立和自尊。好在我们只住几天，查理也就只好将就了。

第二天，我们随查理去了秀水街旁的美国驻华大使馆。查理还需要去那里办理一些手续。在大使馆门口，有排着长队的人在那里等着办去美国的签证，在北京，六月的天异常地热，那些排队的人顶着太阳，汗流浹背，看得出他们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他们当中有站着的，有蹲着的，有坐在地上的。

查理直接将轮椅推到正门，弟弟侯莹跟着他，门口站岗的士兵问他：

“你来中国干什么？”

“我来同一个中国女孩结婚。”

“噢，中国女孩漂亮，我太太就是中国人。”那个卫兵热情地说。

那人拦住了我弟弟侯莹，查理又嘀嘀咕咕地和那人说了一阵，侯莹也就跟查理进去了。

查理的手续很快就办好了，我开始佩服查理的办事能力和办事的风度。弟弟也因此而受到很大的震动。

我们在秀水街逛了逛，就去了王府井步行街。步行街上，查理对中国的一切都感到好奇，见什么都想买，花了200元钱买了一件带花的T恤衫，我却觉得一点都不好看，而且他真是比我们跑得快，这儿看看，那儿瞧瞧，转眼功夫就看不见他的影子了，人生地不熟，我们都很担心他，正当我东张西望找他时，他却从人群里钻出来，拿着刚买的一个玩具小猴子逗我。

“Hello, I'm here.”（你好，我在这）

他边用手按着小猴子的头做点头状，边向我微笑着，一脸的调皮。

我又是气又是笑，又有些懊恼。逗什么逗呀，怕别人不注意我们呀！这一个轮椅还不够，弄出来两个轮椅，还这么不省心。我自己和自己生着气，觉得自尊心又受到了伤害。

我心里想，我俩的事要不就算了，两个轮椅，将来日子怎么过呀，这要是一同走在街上，那可够观众看的了，逛完王府井，让他回美国去算了。我边走边想着，心里很不是滋味。

路过天坛的时候，我们又玩了一会，查理看出了我表情上的不快活，便不时地来逗我



笑，我们一同照了几张相就回宾馆了。

玩了一天，很累了，我想早一点休息。可查理却缠着我不放，给我讲他来中国的感受，讲他见到我的感觉，讲一些日常生活需要的物品等。他说，他下飞机看到我时，就有一种惊喜之外的担心，他没想到我本人比电脑传过去的照片要漂亮十倍，甚至百倍；没想到我截瘫的状况要比他想像中要好得多，甚至比他好十倍；没想到中国人如此好客……他那娓娓动听的语调，含情的眼神，热情的夸奖，让我的心情彻底改变了，尤其是面对他的时候，我又找到了网上那种无所不谈，相知相悦的感觉，他对我的夸奖让我感到快乐，感到被爱的甜蜜和温馨，我又从我的思想中排除了那些不该有的杂念，和他无拘无束地畅谈起来。他兴奋起来像个孩子，将自己所有的兜都翻遍了，把兜里剩下的十美元，二十美元之类的零钱都给了我。看得出，他是想把他拥有的任何东西都给我，翻兜找钱只是一种方式而已。

我们约好了在北京多玩两天，好容易来一趟，况且此行又不同寻常。我们决定第二天去北海公园。

一进公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碧波荡漾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湖。湖的四周有些树，把这湖围在其中。湖水绿得像一池透明的液体翡翠，在太阳下反射着诱人的光。周遭的树木在水中映出无数的倒影，摇曳波动。湖边的草丛中，零乱的长着一丛丛红色的小花，和那绿波相映，显得分外红。那绿波之上，氤氲氤氲地浮着一层雾气，因为水是绿的，树也是绿的，那层雾气也成了淡淡的绿色，仿佛那湖面上浮动着一层绿烟，我被这里的景色完全全迷住了。

这时，查理突然停住了说：“我必须回宾馆。”

“什么？”我一时回不过神来。

“我必须回宾馆，因为我需要使用卫生间。”查理态度坚决地说。

我知道在公园不可能有坐轮椅的人可以使用的卫生间，但我想来之前他为什么不先做好准备，于是我试图劝他说：“你坚持一会儿，我们转一圈就回去。”

“不行，我坚持不了，否则后果会不堪设想。”

我有些不高兴，觉得他很扫大家的兴，本来大老远过来玩玩，怎么刚进门就必须走呢？我说：“那你回去吧，我还想玩。”无奈之下，由爸爸和弟弟陪着他回到宾馆，我和妈妈则玩到很晚才回去。

看到我回来之后，他不像前两天那样眉飞色舞了，很沉默地看着我。他觉得很不舒服，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肚子在“大闹天宫”，主要是在我的家人面前，他觉得他已经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生活。不过他丝毫没有因我不管他就顾自己玩而埋怨我，而我却是盛气凌人地埋怨了他一大堆。因为在我的生活里，都是爸爸、妈妈、弟弟照顾我，所以在我的脑子里就



没有照顾别人的观念，对他的反应自然也很冷淡。转念又想，我们俩个坐轮椅的人将来怎么过日子呀，我爸爸、妈妈有我一个还不够，又添了一个坐轮椅的，他们累死了！现在父母身体还行，那老了以后怎么办？

他看着我，揣摩着我在想什么。他静静地告诉我，他在从美国来中国的前三天就没有进食了，上机的前一天就不能喝水了。因为坐轮椅的人在机上极不方便走动，所以也不能大小便。

他又经过了15个小时的飞行，下机之后，他的肚子已经没有饥饿的感觉了，有的只是见到我之后的兴奋。回到宾馆，我们给他准备好的饭菜基本都凉了，尤其是饺子，中国人认为

为好吃不如饺子，可外国人却不一定认为好吃。查理不仅吃的是凉饺子，而且

是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饥饿过程，况且中西方不同的饮食习惯、水土

不服和身体素质的差异，使查理的肚子“大闹天宫”起来，

当天下飞机吃饭时，父母不停地给他夹菜，他碍着面子不得不吃，但心里是极不情愿的，果然问题就出现了。

这也许是我刚刚感受到的中西方不同理念之间的碰撞吧。在美国，是不推崇给客人夹菜的，相反的给客人夹菜被认为是对客人的不尊重。因为你并不知道客人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所以他要求我，并让我转达我的父母，今后吃饭时，不要给他夹菜，他说不吃就不能吃，不要强迫他吃，因为他的肠胃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我始终没有把对他的不满意和不理解说出口，凭女人直觉，我感觉到他是真的爱我，比在网上更加珍惜我，我也觉得当我单独面对他的时候，我的那份对异域文化和语言的缘份，那种真挚的情感，那种对他的依恋是那样的难以割舍，那样的让人牵挂。

因为他的身体状况，我们没有在北京多逗留，第五天就回包头了。



在天坛公园

婚礼





查理的胳膊很有力

在轰鸣的礼炮声中，我和查理从课堂走入了新婚的礼堂。

七月一日是个星期六，蔚蓝的天空万里无云，灿烂的阳光映照着我们幸福的微笑，我和查理刚刚下课，就被班里的孩子簇拥着走进我们要举办婚礼的酒店。

查理今天格外高兴。他穿了一件红色的带有“图腾”图案的唐装，在中国，人们穿唐装已经很普遍了，尤其是过年过节或大喜的日子。对查理来说，在中国完婚，找的又是一位中国姑娘，所以在穿着上要有中国礼仪的味道，穿上中国的结婚礼服，他也觉得很兴奋，很好奇。

我穿着一件有水墨画荷花的白缎旗袍，脸上淡淡的脂粉增加了一个新婚女人迷人的韵致。我们的心情从来没有这样宁静、柔和。新婚燕尔，任何一个女人都是妩媚的，我也一样。低着头，缓缓地，庄严地和查理手握手走向生命中崭新的一页。

婚礼的主持人是我们的朋友，在中英文相互交错的致词中，大家都享受着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

当新婚的鞭炮和婚礼进行曲齐鸣的时候，孩子们把一些彩带和彩纸一齐抛向我们，那些彩屑漫天飞撒下来，像五颜六色的小星星，落在我们的头发上、肩上和衣服上。



查理幸福地拥着我，在我耳边不断地说：

“I love you !”

我感到眼眶发热，每次看到这种令人兴奋的场面，我都很激动。而今天的主人公是我，我终于结婚了！

我们的婚礼才刚刚开始，就不断地有许多素不相识的人涌进来。

电视台的记者来了！

报社的记者来了！

残联的领导也来了！

还有许多孩子的家长也来了！

我们举行婚礼的小酒店一下子拥挤起来，原来订的桌子不够坐了，许多人都站着，孩子们不时地把他们父母送来的贺礼及礼物送到我和查理手里。

电视台记者的录像镜头始终对着我和查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记录着我们盛况空前的婚礼；镁光灯闪烁闪烁应和着“咔嚓、咔嚓”的声音。我和查理的婚礼，仿佛成了一



在我们的新房里



个重大的新闻发布会。

查理在这一天风光无限，我也赢得了许多赞誉。从心理上我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因为有了查理，这个美国人使我的婚礼变得精彩而热烈，与众不同而又个性张扬，远远出乎我的预料。

当初从北京把查理接回来时，我在心理上还没有真正地接受他，虽然感情上的相融让我们觉得很近，但两个轮椅摆在一起，我有着太多的顾虑，因为我太依赖我的妈妈，妈妈像我的“拐杖”，使我觉得我和妈妈寸步不能离，即使晚上睡觉，我也是握着妈妈的手才能睡着，而查理，他又是一个截瘫程度比我还高的人，怎么在一起生活呢？我一直在迟疑，而查理则急着去办结婚的一切手续。本来我们以为这些手续办下来会相当麻烦，但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我俩的特殊状况，体检、备案、领证、去派出所等一切事宜都变得非常顺利。本来周折而费时间的事很快就办成了。

领到结婚证之后，查理一脸的兴奋。而我却始终很低调，因为我们每天上课十分忙碌，所以不想办婚宴。妈妈不断地给我做工作：人家那么大老远地来了，几乎是从西半球跑到东半球来和你结婚，你不办一办，那也不像回事吧。许多亲朋好友也来劝我，办一办吧，

大喜的事，怎么也得热闹热闹吧。

我说，那就小办一下吧，只请亲友来吃顿饭就行了。为此我还特意向查理解释了一下我们将会有一个很小型的婚礼，希望他理解。

没想到，由于查理的特殊身份，我这一“小办”的婚礼变成了草原钢城的一个特殊的新闻发布会。

2000年7月1号查理：

我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北部的小镇柳溪，来包头是为了和一位聪明美丽的年轻姑娘结婚。我和侯蕾是在一年前通过

